



西班牙革命的經過

英仲雲

六十年前（一八六八年）西班牙曾經有過一次革命，女王伊沙伯拉（Queen Isabella）出奔巴黎，國內陷於無政府狀態。因了西班牙的

王位問題，致普法二國發生戰爭，梭丹一役，拿破侖三世被俘於普。西班牙革命這樣卻完成了法國的共和。但西班牙自己則仍為王位問題所困惱，至一八七三年，意大利王子亞馬豆（Prince Amadeus of Savoy）被迫退位，西班牙始成立第一次共和。但內部之間，或主集權，或主分權，糾紛不絕，到了一八七五年一月，遂為帝制派所乘，迎伊沙伯拉之子亞爾豐瑣十二世（Alphonso XII）為君，這樣又恢復了蒲朋王朝（Bourbons）中絕的統緒。

現在的西班牙王亞爾豐瑣十三世，為十二世的遺腹子。自十二世之逝，西班牙由母后攝政者直至一九〇二年。在這期間，西班牙正是多事

之秋，因一八九五年的古巴革命，致有一八九八年的美西戰爭，巴黎條約的結果，西班牙喪失了古巴、波多利加（Puerto Rico）的主權，並以二千萬美金出讓了菲律賓羣島與瓜囊（Guam）。幸以母后應變之才，國內尚不至發生亂事。

西班牙就面積言是幾等於法而大於意，但自十九世紀以下，西班牙始終是在二等國的地位。想起十六七世紀橫行海上的雄風，自然令人不勝感慨。惟一的原因是由十八世紀末葉以來，以產業革命，世界已從商業資本主義進於現代資本主義。但西班牙則以自然的制限，土地確，農業衰落，山嶺綿亘，交通阻滯，工業不振。結果以生活的貧困，多數人民不得不移居南美阿根廷等地，致國內人口只及法意之半。

亞爾豐瑣十三世執政於二十世紀之初，正當西班牙的殖民地喪失得乾乾淨淨之後，但是因為他的果敢多才，所以雖然有法國的共和精神與鄰近葡萄牙的革命（一九一〇），仍能安然保其君位，不受影響。

在這期間，他努力於鐵路交通之開發，工商業的振興，當一八九〇年，西班牙貿易不過三億七千五百萬金元，至一九一三年增至四億五千萬金元。誠然，直到現今，西班牙還是以農爲主的國家，其東方省區，如凡倫西亞 (Valencia)，加泰羅尼亞 (Catalonia)，尤爲穀物、水果、糖、酒出產之地。但北方各地與加泰羅尼亞的都市巴爾色羅納 (Barcelona) 已很有棉花及製造工業的發展。因爲工商業的發展，於是產生了二個結果：其一是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勢力的興起，對於封建的統治表示不滿；其二是隨着資產階級的發展，加上傳統的對外的虛榮，於是發生了帝國主義的野心，一九一二年，以與法國的協定，得到了摩洛哥的北部地方。

大戰期間，西班牙以國內黨派紛歧，難於決定態度，致未捲入戰爭的漩渦，而以此故，西班牙得更發展其產業，以應戰爭各國的需要，加泰羅尼亞一帶遂這樣驟然興盛，成爲產業的中心。但是盛衰無常，戰時的好景氣，隨着戰爭的結束，立即到來一個經濟恐慌，使西班牙的經濟社會陷於非常的難境。貨幣下落，生活提高，一方有資產階級的不滿，他方有社會主義勢力的興起。而以對摩洛哥的戰事，使財政更加困難，預算益難平衡。這真是一個危急萬分的時代，正如戰後的意大利一樣，於是爲打開此分崩離析的局面，乃有一九二三年九月里維拉將軍 (Primo de Rivera) 的獨裁。

二

當里維拉將軍的獨裁期間（自一九二三年九月至一九三〇年一月），對於政治及社會建設各方面，可說都有很大的成功。工潮壓平了，代表着資產階級要求加泰羅尼亞的獨立的運動，也消滅於無形。摩洛哥的軍事，因爲法國的協力，革命領袖亞伯杜爾克林 (Abdel-Karim) 卒被捕獲，西班牙算從屢次的敗戰中得到成功。除此以外，里維拉還幹了不少建設的事，如增設學校，開闢道路，講究水利，並且爲擴張工商業，還舉行二次盛大的賽會——巴爾色羅納與綏維爾 (Seville)。但是雖然這樣，經濟財政的難關，里維拉卒無法通過，反之，其在各方面的成功，徒致國家財政，國民經濟，更形困難。

里維拉初執政時，國家財政不足二千九百萬鎊，這在人口二千萬的西班牙，自是一個可驚的鉅數。到一九二四年底，里維拉聲稱已減少百分之四十。於是大家以爲若摩洛哥戰事結束，披斯太 (Peseta) 當可恢復戰前的價格。大戰期間，披斯太與金鎊的兌價是十六對一鎊，（普通的兌價是二十五）摩洛哥戰事終結後，披斯太與金鎊的兌價是二十七。這好像披斯太的恢復平價，並不是一樁難事。但以貿易的不振，卒致披斯太的價格，一天天的下降。在一九二七年入起是六六八、〇〇〇、〇〇〇披斯太，至二八年增加爲八八五、〇〇〇、〇〇〇，這樣，到了里維拉去職時，披斯太對金鎊的兌價，竟一跌而爲三十八。而里維拉爲維持

西幣價格，以金本位舉募內債，結果徒增加人對外國擔保品的購置，使披斯太更以下落。

故披斯太的下落，可說是里維拉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還有一個原因，則因為里維拉的建設事業，在一般人民卻無多大利益，乘着這個機會而得利的只有教會與資產階級。工人們既因披斯太的下落而感到的生活的困難，而因獨裁政治的出現，復喪失了罷工的權利。報紙言論，現在是被壓在嚴重的檢閱制度底下，沒有絲毫的自由，這使一般知識階級及自由主義的思想家，感到難堪的束縛。加上舊時失意的政客對獨裁政治的怨恨，里維拉這樣有如衆矢之的。他爲維持其權力起見，於是模倣法西斯黨的辦法，組織愛國團（union patriótica）。一面爲減少反對，在一九二五年討平摩洛哥後，把獨裁政治加以表面的更換，成立一個內閣，表示以文治代武力。但是卻到底也沒有多大補助。反之，里維拉獨裁政治的建立，基礎是在軍人的兵力。故因文人內閣的成立，要削減軍人的特權，致軍人亦對之發生怨望。到了最後，西幣更跌，革命運動到處蜂起，即昔日借里維拉以臨難局的亞爾豐瑣十三世亦感到時勢的危迫，對里維拉表示不滿。於是乃有一九三〇年一月的變動。里維拉提出辭職，由貝侖圭將軍（Berenquer）繼任。以後二月，里維拉傷心之餘，卒於巴黎。

貝侖圭繼執政權以後，頒布大教令，廢止獨裁時代所創立的國民評議會等機關，對於報章的言論，採取漸趨和緩的方針，示威運動雖然尚在禁止之內，但集會結社已得有相當的自由。總之，西班牙七年來的峻嚴的壓迫，現在是稍爲鬆懈了。但是事已遲了，現在，革命運動的目標已不是獨裁政治而爲君主或共和的問題了。

原來亞爾豐瑣十三世的爲人，雖然勇敢多才，但因此故，常輕用其才，出於其位。例如對摩洛哥的軍事，因為他的干預，致受到鉅大的敗績，不但如此，對於外交官的任免，軍事職官吏的調動，他都要自己參加意見。說起來七年餘的獨裁政治，名義上是里維拉，其實操縱之者卻是亞爾豐瑣。所以里維拉之去職，他對於西王固是滿臉不平，致鬱鬱以沒，而西班牙一般人之轉其對象於王室，實在是有其理由的。加以繼里維拉的貝侖圭將軍，在摩洛哥戰爭時曾以敗戰，致犧牲一萬人而被判處徒刑六月——這次的敗戰其實卻是西王干涉陸軍當局之過——後得里維拉之救，調爲西王侍從武官長，總說一句，貝侖圭蓋完全爲一西王的私人。故以貝侖圭的失人望，而亞爾豐瑣遂益爲衆矢之的。雖然貝侖圭自己宣言，他的內閣是「過渡的」，「臨時的」，「他的使命只是努力以求憲政政治的回復。但是以事勢的激變，即欲保一小康局面，亦困難萬分。

當此之時，因經濟無辦法，披斯太的價格，一天天的下跌不已。一九三〇年七月十五日的命令規定外國匯兌及外國通貨往來的半官的管

三

理，七月十九日命令，更規定各種奢侈品的輸入關稅須以現金及金匯兌價格付納，想藉此以防止奢侈品的輸入，但是披斯太的價格依舊不絕下落。到十二月中旬，達於四八·五〇。因此，我們可以說貝命圭的失敗，其原因也是由於披斯太的下落。貝命圭的辭職在二月十四日，那時披斯太的價格是四九·八〇。茲將過去二年間披斯太的價格列表如左（平價二五·二二五）：

一九二九年一月二二日 英幣一鎊 二九·六五 Pesetas

九月二一日 同 三二·八〇

三〇年一月十一日 同 三七·四〇

（一月二十八日里維拉去職）

六月十八日 同 四一·九〇

十二月十六日 同 四八·五〇

三一年二月十四日 同 四九·八〇

（同日貝命圭去職）

與披斯太的日趨下跌同時，西班牙各地罷工罷課的遊行示威的運動亦日以激化。貝命圭政府至此遂頒布戒嚴令，厲行新聞檢查，但使之最感困難者，則為政府所託命的軍隊的叛變。當三〇年十二月中旬，比倫尼斯（Pyrenees）方面傑開（Jaca）要塞的駐軍突然獨立。雖然隔不二日即為政府軍隊所平定，但是接着又是空軍的叛變，弗蘭科（Franco）駕着飛機，對京師投擲炸彈並散發傳單，事後即向葡萄

牙方面逸去。先前里維拉之辭職，原因是為的砲兵的反對，還有在未辭職前，他對全國各軍事長官提出信任要求，而為他們所不容。軍隊之在西班牙實掌握政府的運命。故當此之時，以軍心的搆貳，前途實不堪設想。貝命圭政府成立之初，本聲明舉行議會選舉，恢復為里維拉所廢止的議會，至此遂覺事不容緩，為減少反對各派的聲勢，於是一方面大事拘捕，一方面在二月八日，以西王的明令，定於三月一日及十五日，舉行下院與上院的議員選舉。

推西王用意是獨裁既有所不能，於是欲以議會選舉，動國民之聽而得到擁戴。因為西班牙近來雖有產業的發達，但只限於少數巨大的都市，鄉村方面依然風氣鄙塞，對於王室及教會，抱着非常的信仰。惟事有出乎意外者，即西班牙各黨派都反對此選舉。不但社會黨拒絕參加，即如立憲君主黨的領袖羅曼諾尼伯（Count Romanones）與帝制派領袖干蒲（Francisco Cambó）亦否認召集議會。這樣以各黨派的不合作，貝命圭至此遂一面停止三月選舉，而不得不出於辭職了。

四

自貝命圭的去職，一時西班牙又陷於非常緊張的局面。西王徵求各黨領袖，組織繼任內閣，憲政派表示若非包括各黨拒絕加入。而若單由自由保守二黨單任組閣，則當然要激起社會與共和黨人的反對。但若再來獨裁政治，則又為事勢所不許。據自由黨領袖圭拉（Gualta）的意

見，以爲應該召集會議，先決定政體之爲共和或君主。在未決定前，西王應暫退位告休，使會議具有最高權力。還有如立憲君主黨的羅曼諾尼伯與亡命巴黎的阿爾巴（Santiago Alba）則主張所召集的議會，只須能稍限制君主的權力便可。當此衆說紛紛之時，西王殊無放棄或減少君權之意，突然命帝制派的亞士那提督（Admiral Juan Aznar）組織聯合內閣。西王之意，以爲西班牙可逐漸改成英國式的立憲政治，但若欲把最近選出的議會立即改成憲法會議，修改憲法，則斷乎不可。因爲他也知道，新議會中若共和黨佔優勢，則於王室將大有不利。

亞士那政府之出現，在暫時殊可說是亞爾豐瑣的勝利。在內閣中，貝命圭將軍任陸軍，羅曼諾尼伯任外交，基礎似乎比以前較爲鞏固。所以如二月二十日英國每日電訊（Daily Telegraph）西京通信的論調，曾說：「西王的勢力比之七年間任何時期都遠爲鞏固了，這在反面，便是打破了共和派，使之完全失其信用。」但是那知這只是西王勢力的迴光反照，共和派不但沒有打破，即如羅曼諾尼伯的入閣，也是毫無勢力，不過一塊招牌。

新內閣於二月十九日發布命令，在最短時期內舉行各地方選舉，稍後更召集憲法議會，以修正憲法，但不得及於君主的廢止。此外，如披斯太的安定問題，加泰羅尼亞的自治問題，都由新議會討論決定。因此之故，所謂新議會者不過是得有修正憲法的權力。這在西王算已對共和派憲政派表示極大的讓步，但是在共和憲政二派則主張召集以修正憲

法爲目的的國民議會。因此，他們與政府以最近選舉所成立之議會爲普通議會，不過具有修正憲法的權力之意，兩者之間，是有很大的不同。他們這樣遂宣言只參加地方議會的選舉，若議會的總選舉則拒絕參加。於是乃有四月十二日的地方議會的選舉，結果卻是憲政共和派大勝，政府派大敗。

這實是出於西王及政府當局的意外，因爲西班牙的一般人民實是最爲保守，對於政治不具何等興味。教會與王室，在其中是很深的被信仰着。年來雖然到處有革命的動亂，但大抵是以瑪德里，巴爾色羅納等產業都市中的學生，勞動者及一部分的軍隊爲限。他們覺得一般的人民必是對君王依舊抱着忠誠的。所以主張先舉行地方議會的選舉，然後再舉行中央議會的總選舉。但是事實，那知卻完全相反。果敢強硬的亞爾豐瑣十三世，至此始知大勢已去，遂於四月十四日讓其大權於內閣，悄悄的上汽車，至南方海口，轉輪赴法。

五

自共和派勝利的選舉結果，一經揭露，如巴爾色羅納各都市，即先後發表共和宣言，於公共機關樹立紅黃紫的三色共和國旗。及亞爾豐瑣去位之報一傳，各地人民驟呈熱狂的狀態，接收衙署，列隊慶祝。而被捕在獄的共和派領袖柴摩拉（Zamorá），即指揮獄中同志，組織臨時政府，於當日之夜，在瑪德里市政廳正式宣布西班牙共和國政府的成立。

柴摩拉爲新內閣總理，除共和派外，包括社會黨，天主教黨，保守派等。

西王自去國後，暫僑居於巴黎旅舍，共着他跟隨從火車出奔來法的王族，真是感慨萬分。但他好像還不絕望。據他留給羅曼諾尼伯的宣言中說：

「這次的選舉，明白表示我已失了國民的敬愛。但我的良心，覺得國民對我的不滿，決不是永久的，因爲我始終以服務西班牙爲義務。固然，我是常有過錯，但西班牙對於不是惡意的過錯，向來是能寬恕的。我爲維持王權，本來也可用種種的手段以與敵作戰，但是這樣，必使國民陷於彼此的內亂之中，這是我竭力以避免的。凡是我自己的權利，我是一椿也不能拋棄的。我現在且等待真正的輿論的表現，在國民未有宣明以前，我敢自動的停止王權的行使，離去西班牙。因爲我覺得西班牙是我運命中唯一的主人公。我對

於祖國的愛，使我不得不繼續完成其義務。同時對於上帝，我祈禱其他的西班牙人能與我一樣，深深的明白其自己的義務。」

由西王之意，即現在的去國，並不是退位，這只是爲使西班牙免於內亂，這是由於他一片愛國愛民的好意，將來有機會，他還是要到西班牙作君主，爲西班牙服務的。因爲西王現在，雖然已明知地方選舉的失敗，無可挽救，但是六月，還有中央議會選舉，他希望能在那時挽回頹勢。不過這希望，究未免是太可憐了。

西班牙共和國自成立後，過了二天，法國與智利即對之表示承認，接着有比，葡，挪，英，德，意等，我們中國是同月二十一日對之表示承認的。這樣，可說新政府的基礎是已漸鞏固了，雖然，其間黨派紛歧，彼此的衝突，在所不免，但是這一次的共和，或者可以定了，不致如六十年前的再轉而爲蒲明王朝的統治罷。

英美兩國人對於茶的嗜好

芒

由茶的進口數量，可以看出英美兩國人士嗜茶的程度不同。美國一個人每年平均下來消費茶的數量，約四分之一三磅，其數量可算很小了；並且美國人消耗的數量還每年有逐漸減少之勢。英國則不然，英國人每人每年消耗的數量要十二倍美國人消耗的數量。即就加拿大而論，每人每年亦有四磅之多。比起美國人來也有四五倍之多了。